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韓宋穎三國公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
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
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
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
以爲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
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
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
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
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叅謀自是益專
精朝夕爲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欵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戕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強也尋子興死

上代摠其兵填和陽而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土屢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

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厯厯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旣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

榜諭士卒有虜畧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
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狎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
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
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
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
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僞

吳王善長等稱臣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

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
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於洪
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
裁取有衷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語見徐達傳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
肩之孽剗剗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咲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
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咲也天命果在

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
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
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太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
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
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
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旣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
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
旣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太廟尋
立妃馬氏爲

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始改中書左丞相善長
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

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
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
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
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
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
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
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
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羣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
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遇春
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

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
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
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
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伐日不
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剽繁
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
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
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平叅議
李飲永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

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
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
勅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
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伏士二十家與魏公
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旣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
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
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

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爲群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脩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江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

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

史臺有大事悉聽

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

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
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
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
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
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
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
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
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

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
微時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
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
其歲

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
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
封蔭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
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
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
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